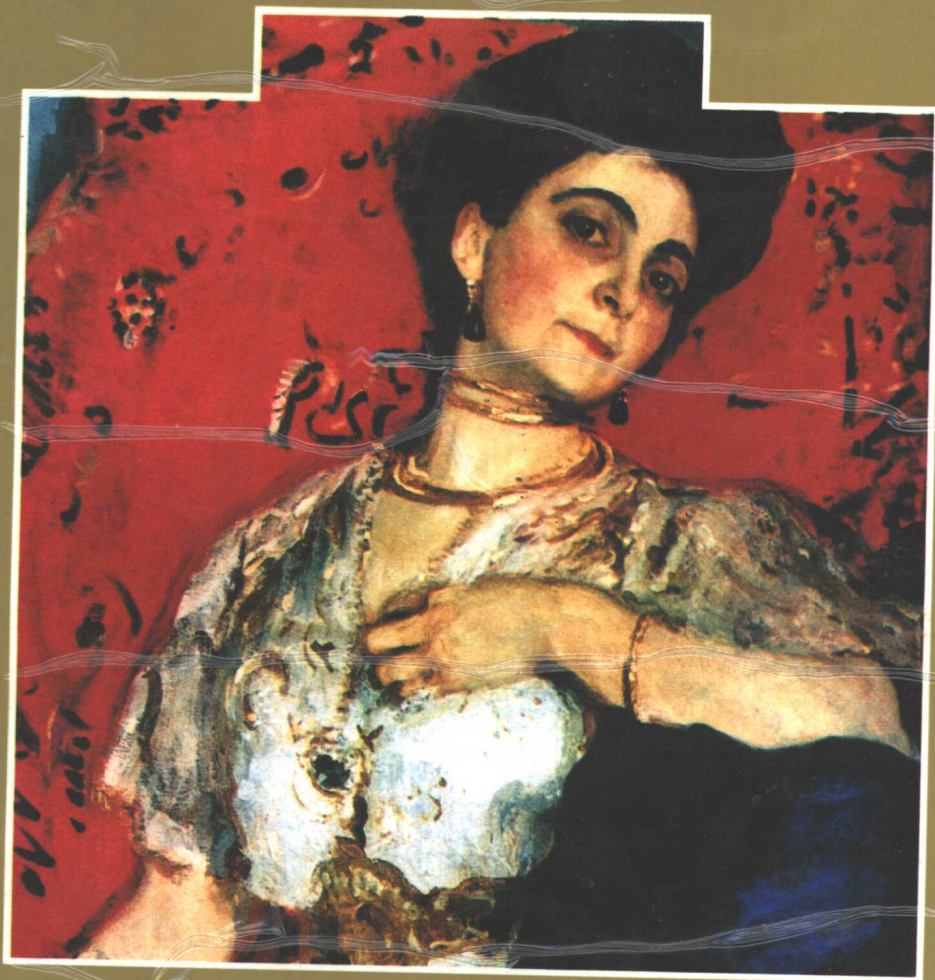


俄 苏 卷

世界短篇小说经典

叶水夫 主编 刘文飞 选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214
38
24



世界短篇小說經典

俄蘇卷

葉水夫 主編

YE SHUI FU ZHUBIAN

劉文飛 選編

LIU WEN FEI XUANBIAN

春風文藝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辽新登字 3 号

ISBN 7-5313-1413-4/I · 1255

世界短篇小说经典·俄苏卷

SHIJIEDUANPIANXIAOSHUOJINGDIAN · ESUJUAN

叶水夫 主编 刘文飞 选编

责任编辑：邵丹 封面设计：李勤学 冯少玲 版式设计：晓枫 责任校对：唐惠凡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编 110001)

字数：450,000

丹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50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0

定价（全 8 卷）：精装 158 元

软精装 128 元

序 言

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中较为年轻的一种文学，即便从十二世纪末的《伊戈尔远征记》算起，它的历史也不过才几百年。真正成熟的俄罗斯文学，出现在十八世纪末。虽然历史不长，但俄罗斯文学的成就、尤其是它在十九世纪取得的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一批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创作的长篇巨著，但正是这些大师，同时写下了许多不朽的短篇名作。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以继续，与此同时，各种新的文学探索也先后进行，又有一批短篇新经典出现。翻开近两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史，精彩的短篇小说琳琅满目，俯拾皆是，而这个选本，是实难完整地体现出其全貌的。

短篇小说，是相对于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而言的。虽然在中、短篇小说的界定上，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不少不同意见，但大致一致的看法是：短篇小说是指篇幅较短（一般不超过四万字）、情节相对简单（一般只有一条发展线索）、人物不多（通常不超过三四个）的叙事性文学体裁。有人认为，“短篇小说是一门年轻的艺术，众所周知，它是本世纪（指二十世纪——编者按）的产儿”。

较之于戏剧和诗歌，小说是后起的体裁，而现代标准的短篇小说确实出现得更晚。但笔者仍认为，至少在俄国，成熟的短篇小说的出现，还是这一世纪之前的事。本书选作首篇的《苦命的丽莎》，就写于1792年，无论就情节结构原则还是就人物塑造方式来看，这已是一篇“标准的”短篇小说了（当然，也有人将它视为中篇小说）。

俄罗斯的古代文学在《伊戈尔远征记》这一高峰之后，出现了很长的一段沉闷期（十三—十七世纪）。这一时期的文学，大都是些与宗教相关的文献。但正是在这类“圣徒行传”、“编年故事”等等之中，出现了对故事的记录和对人物的刻画，这些也许可以被视为俄罗斯短篇小说最初的萌芽。到了十七世纪中期，分裂教派的领袖阿瓦库姆在他的《行传》（1672—1675）中，记述了他与主教尼康斗争失败后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经过，他的这部作品以人为中心，文字朴素生动，还有较为深刻的心理描写，因此，他被一些俄国作家和文学史家视为俄罗斯的第一位小说家。十八世纪，在彼得改革的社会基础上兴起的古典主义文学，在内容上主要是对启蒙主义理想的宣传和对理想君主的颂扬，在体裁上则多为诗歌和戏剧。直到十八世纪末，随着感伤主义文学的兴起，才出现《苦命的丽莎》这样的小说。十九世纪前四分之一，俄罗斯文学中的主调是十二月党人的诗歌，直到普希金、莱蒙托夫等既作为伟大诗人又作为伟大作家的登上文坛，才开创了俄国小说创作的新纪元。稍后兴起的以果戈理等人的创作为代表的“自然派”，高举批判现实主义的旗帜，以小说为武器向社会的不公平展开了斗争，将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些作家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同时，也写作短篇小说，这里所收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短篇小说，在主题上与他们的长篇小说是一致的，在风格上则是对他们创作的一个补充。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短篇小说迎来了其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

体裁普遍趋向小型，涌现了一大批中、短篇佳作，在当时，托尔斯泰等大师相继创作出了许多短篇小说，高尔基等新人也都是以短篇登上文坛的。当时的俄国文学，还向世界文学贡献出了契诃夫、柯罗连科这样第一流的短篇小说大师。从风格上看，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也是绚丽多姿的，既有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契诃夫以及蒲宁、库普林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有高尔基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流浪汉小说”，还有安德列耶夫的象征主义、迦尔洵的印象主义等等。

二十世纪的俄语文学中，短篇小说继续占据着一个显著的地位。十月革命前后，由于时代氛围的影响，文学中被运用最多的体裁是诗歌，而短篇小说则沉寂一时，直到二十年代才重新大批出现。这一时期的短篇，以对新的人物及其新的时代意识的描写为特色，短篇小说内在的宣传功能和教育意义也在逐渐加强。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期间，小说又一次将文坛的主导地位让给了诗歌和政论，但在小说这一体裁自身中，最为活跃的则是短篇小说，阿·托尔斯泰、费定、西蒙诺夫等知名作家，都写有许多短篇名篇。这些在战时起过积极、广泛的宣传、鼓舞作用的小说，多是以写实与艺术加工，叙事与抒情，刻画人物与政论语言等的相结合为创作原则的。二次大战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在“个人崇拜”的大社会背景下，受“无冲突论”的艺术思潮的影响，苏联短篇小说和其他体裁的文学一样，也出现了公式化、概念化的不良倾向。直到“解冻文学”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兴起，俄语短篇小说的创作才又出现新的生机，所谓的“集中营文学”、“乡村散文”、“问题小说”、“道德小说”、“非英雄化小说”、“战壕真实文学”等等，往往都是从中、短篇小说发端的。这之后，虽然社会的、政治的大气候常有反复和变换，但短篇小说的创作一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势头，并不断地有佳作问世，尽管，似乎再未出现过一个短篇小说的“黄金时期”。

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的文学，俄罗斯的短篇小

说也是有其特色的。其特征，有些是与俄罗斯文学的总体特征相吻合的，有些则是这一文学体裁所独具的。综览近两个世纪的俄语短篇小说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这一体裁的文学大致有这样几个特征：

首先，是它的朴素无华。俄罗斯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俄国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特点在于：重视描写“平常的东西”而不大重视“不平常的东西”。有人又将这一特征称为“无情节性”或“日常生活化”。相对而言，俄罗斯的短篇小说大多不以引人入胜的情节取胜，而善于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挖掘有意义的片断，于平凡中见诗意。在俄语的“长篇小说”（роман）、“中篇小说”（повесть）和“短篇小说”（рассказ）这三个词中，“长篇小说”（роман）是外来词，而“中篇小说”（повесть）和“短篇小说”（рассказ）两词是俄文词，它们的词根，都有“叙述”、“讲述”的含义，这似乎表明，俄文的中短篇小说是作者对读者客观、自然的叙述，或是关于一个“故事”（story）的编造。俄语短篇小说中虽不乏荒诞的、象征的、心理的、意识流的等各种艺术风格的代表作，但其主流无疑是现实主义的。作家善于写普通人，写普通人的普通事；作家在写作时所持的态度也是较为客观的。

其次，是俄国短篇小说的严肃性。俄国文学首先是道德的文学，它从来就不曾是文字的游戏。从俄国古代文学中的宗教感，到十八世纪古典主义文学形式上的严谨，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强调的批判精神，到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庄严的教育使命，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就是“为人生的文学”。在作品的内容上，俄国短篇小说大多体现出深刻的道德感；就作家的主观态度而言，则多带有神圣的责任感。他们笔下的短篇小说，不仅仅是他们说给读者听的一个文学故事，更是他们向社会表达的一种呼唤，一种理想。

再者，俄国短篇小说又是非常情感化的。俄国作家在写作中流露出的对人和动物、对自然的那份诚挚和纯真的感情，是十分感人的，在世界文学中也是少有的。这份感情，或是对被压迫的

“小人物”负有正义感的同情（如《驿站长》、《外套》、《白夜》、《一个人的遭遇》等），或是对丑恶的社会现象的揭露和抨击（如《套中人》、《舞会之后》等），或是对美好人性的颂扬（如《伊则吉尔老婆子》、《俄罗斯性格》），或是对大自然深深的依恋（如《严寒》、《冬日的橡树》、《熊血》等），体现的都是俄罗斯作家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一情感的渗透，使得诸多俄国短篇又成了一首首优美的抒情诗。一方面，俄国短篇是充满道德精神的文学，另一方面，它又是洋溢炽热情感的诗篇。也许，正是这两者的结合，才产生了俄国短篇小说那独具的、永恒的艺术魅力。

如果，在读了这里的三十个俄国短篇小说后，读者能对长达两个世纪的俄语短篇小说发展史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能对俄语短篇小说的风格特征有一个初步的总体感觉，那么，编者就会感到欣慰和满足了。

刘文飞

一九九四年七月于北京

内容提要：

本丛书精选世界八大主要国家和地区短篇小说的经典传世之作编辑而成，展现了数百年来各国短篇小说发展的脉络与风貌；国内著名外国文学专家负责选编工作，并注意适应现代读者的欣赏口味，因而该丛书既具有相当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又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责任编辑/邵 丹
封面设计/李勤学
冯少玲

《世界短篇小说经典》编委会

主 编：叶水夫

副 主 编：刘烈恒 倪培耕

丛书策划：王 强 邵 丹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美惠 王 强 王德昌 刘文飞

刘烈恒 朱景冬 吴正仪 李永平

李勤学 邵 丹 张 容 唐月梅

盛 宁

总 设 计：李勤学 冯少玲

目 录

序 言

刘文飞

苦命的丽莎

卡拉姆津 1

驿站长

普希金 19

塔 曼

莱蒙托夫 31

外 套

果戈理 44

白净草原

屠格涅夫 73

白 夜

陀思妥耶夫斯基 95

红 花

迦尔洵 151

变色龙

契诃夫 169

套中人

契诃夫 174

伊则吉尔老婆子

高尔基 189

严 寒

柯罗连科 215

舞会以后

托尔斯泰 240

贼

安德列耶夫 252

冈布利努斯

库普林 270

从旧金山来的先生	蒲 宁 299
断 片	哈尔姆斯 324
空中的路	帕斯捷尔纳克 337
玻璃师	巴乌斯托夫斯基 350
俄罗斯性格	阿·托尔斯泰 357
猴子奇遇记	左琴科 367
冬日的橡树	纳吉宾 376
最后的狩猎	特里丰诺夫 387
一个人的遭遇	肖洛霍夫 403
微型小说	索尔仁尼琴 438
“胜利”	阿克肖诺夫 446
跟儿子会面	艾特马托夫 454
太阳、老人、少女	舒克申 471
熊 血	阿斯塔菲耶夫 479
我教小提琴	别 仁 499

苦命的丽莎

尼·卡拉姆津

吉 洪 译

尼古拉·卡拉姆津 (1766—1826) 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代表。自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起，他创办了《莫斯科杂志》，陆续刊出他的文学作品和论文，积极宣传感伤主义文学思想，向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主义文学提出挑战。这篇《苦命的丽莎》(又译《可怜的丽莎》)是他的、也是整个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卡拉姆津的创作，构成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它是以普希金为代表的新文学的先声。十九世纪初，卡拉姆津就任宫廷史官，主持编写十二卷的《俄罗斯国家史》。这部历史巨著文笔生动，史实详尽，是对从远古到十七世纪的俄罗斯历史进行全面概括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

在莫斯科居民里也许就没有人像我那样熟悉这个城市的四郊，因为，没有人比我更经常到田野里去，没有人比我更经常信步漫游于草地和松林，山坡和平地之间，漫无目的，毫无计划，走到哪里就是哪里。每年夏季，我都可以发现一些新的佳境，或在

旧地重游中发现新的美景。

但,最令我神往的是矗立着西蒙寺阴郁的哥特式高塔的地方。站在这座山上,向右,几乎可以望见整个莫斯科,这屋宇与教堂群集而成的庞然大物,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宏伟的古罗马斗技场;这是一幅多么壮丽的图画啊,特别是当太阳照亮它,当夕晖燃烧着它那无数金色教堂圆顶、无数高入云霄的十字架的时候!山下是一片茂盛的、绿油油的、百花盛开的草地。草地的尽头,黄沙地上流着一条闪闪泛光的河,河水或是被渔船的轻桨打起波浪,或是在驳船的舵下轰轰作响;那些驳船是从俄罗斯帝国最肥沃的地区驶出,给贪婪的莫斯科运送粮食来的。在河的对岸,可以看见一座桦树林,树林旁边牧放着大群的牲畜;牧童们坐在树荫下,唱着纯朴而悲怆的歌儿,来消磨他们觉得是如此单调的漫长的夏日。再远些,在古榆的丛绿中,闪耀着金顶的达尼尔寺;更远些,几乎已到地平线边上,是青葱的麻雀山。左方则可看见广阔的、种着庄稼的田地、小树林、三四座小村落,再远就是柯洛明镇和它那座高大的行宫了。

我常到这地方去,并且几乎总在那里迎候春的到来;但,在阴郁的秋日,我也上那里去和大自然一同发愁。在废寺的院子里,在长满深草的墓地间,在僧房的黑暗甬道里,风可怕地号叫着。在那里,我凭靠在塌圯的墓石上,倾听着被远古的深渊吞没了的时代发出的呻吟,我的心就会不寒而栗。有时,我走进僧房,想象着曾在里面居住过的人们,——那是些多么凄凉的图画!这里,我仿佛看见一位白发老人,跪在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前,祈祷上苍早日解脱他现世的枷锁,因为在他的生命中,一切欢愉已经消逝,除痛楚和衰弱的感觉外,一切感觉已经死灭。那里还有一个童僧,带着惨白的脸,用痛苦的眼光通过窗格望着田野,看见在广阔的天空中自由飘翔的快活的小鸟,看着看着,他不禁流出辛酸之泪。他苦闷、衰颓、日渐憔悴,最后,一阵凄凉的钟声向我宣告了他的早夭。有时,我在寺门上细看曾经发生在这座寺院里

的种种奇迹的图画，那边，天上落下许多鱼来，给被无数敌人围困的寺院居民充饥；这边，圣母的圣像使敌人溃逃。这些故事使我对祖国历史的记忆焕然一新——我所说的祖国历史是残忍的鞑靼人和立陶宛人用火和剑蹂躏俄罗斯的京郊，不幸的莫斯科像一个无人保护的孀妇，只能等待上帝来帮她度过大难的那些时候的悲惨历史。

但是，最吸引我常到西蒙寺去的则是对于丽莎、苦命的丽莎的悲惨命运的追怀。啊！我是多么怀念那些使我感动、使我抛洒缠绵凄恻之泪的往事啊！

离寺院七十俄丈^①，桦树林旁，绿色草地中间，有一座没有门窗、没有地板的废圯的茅屋；屋顶早已朽坏塌落了。三十年前，这茅屋里住过美丽的、动人怜惜的丽莎和她的老母。

丽莎的父亲又勤快，又会种地，日子过得很俭省，是个相当富裕的农人。但他死后不久，他的妻子和女儿就穷困下来。雇工手懒，不好好耕作，庄稼也就不再丰产了。她们只好把自己的田地租出去，但得到的租金极少。加之，这可怜的寡妇自从丈夫死后眼泪几乎没有干过——农家人也懂得爱啊！——她一天比一天衰弱，终于完全不能劳动了。只有丽莎一个人（父亲死时她才十五岁），只有她一个人日夜地干活，不顾自己那么幼小，也不怜惜自己罕见的美貌；她又织布，又编结袜子，春天摘花，夏天采莓子，拿到莫斯科去卖。善感的、慈祥的老妇人，看见女儿不倦地干活，常常把她抱在微弱地跳动着的胸口上，称她是上帝所赐的恩惠，是奉养自己的孝女，是晚年的安慰，并且祷告上帝，祈求上帝对她为母亲所做的一切给予她应有的赏赐。

丽莎说：“上帝给我一双手，是要我干活的；我小的时候，是你用奶喂我，抚育我，现在该轮到我来伺候你了；你再别老是伤心，再别痛哭吧，我们的眼泪不能使爹爹起死回生。”

① 一俄丈约合二·一三四公尺。

但是，柔情的丽莎也常常不能忍住自己的眼泪——唉！她记得，她原是有父亲的，可是他已不在了；但是，为了安慰母亲，她只好竭力把自己心里的悲痛掩藏起来，装出平静快活的样子。

伤心的老妇人回答说：“到了另一个世界，亲爱的丽莎，到了那一个世界我就不哭了。听说，在那个世界里，人人都快活；等我见到了你的爸爸，我一定也会快活了。不过，我还不愿意现在死，因为没有我，你怎样办呢？我把你交给谁呢？不行，先得请求上帝给你找一个安身的地方！也许，不久就能找到一个好人。到那时，我就为你们俩，为我亲爱的好孩子们划十字祝福，然后无牵无挂地躺进润湿的土地里去。”

丽莎父亲死后，差不多两年过去了。草地上开满鲜花，丽莎就摘了些铃兰花拿到莫斯科去卖。她在街上遇到一个服饰华丽、模样悦人的年轻人。她把花递给他，自己羞得满脸通红。

“姑娘，你是卖花的吗？”他含着微笑问。

“我是卖花的。”她回答。

“你要卖多少钱？”

“五个戈比。”

“这太便宜了。给你一个卢布吧。”

丽莎奇怪起来，壮起胆望了望这个年轻人；她的脸更红了，她盯着地上对他说，她不能收一个卢布。

“为什么呀？”

“我不能多要。”

“我以为，漂亮姑娘的手采下来的漂亮的铃兰花，应该值一个卢布。你既然不肯要一个卢布，那就给你五戈比吧。我真愿意永远买你的花，真希望你只采给我。”

丽莎给了花，拿了五戈比，弯身行了一个礼，要走了；但这个素不相识的人却捉住她的手不放。

“姑娘，你上哪儿去？”

“回家。”